

You ShenXian
PeiBan de RiZi

有神仙 陪伴的日子

姜航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有神仙 陪伴的日子

姜航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神仙陪伴的日子 / 姜航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034-5602-2

I. ①有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68378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策划编辑: 有 森 董满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287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

- 001 / 第一章 有着超能力的神秘声音
- 008 / 第二章 困身山洞
- 014 / 第三章 诡异的山洞里发现古董
- 021 / 第四章 吓得魂飞魄散
- 027 / 第五章 随口胡诌讨女孩欢心
- 035 / 第六章 英雄救美
- 042 / 第七章 两个女孩的恩怨
- 051 / 第八章 身份败露，吓退情人
- 059 / 第九章 哇噻！发大财了！
- 067 / 第十章 乐极生悲
- 075 / 第十一章 才出虎口，又入狼窝
- 083 / 第十二章 千钧一发
- 093 / 第十三章 扮演一回爷爷的角色

103 /	第十四章	又一次成功脱逃
111 /	第十五章	亡命深山老林
120 /	第十六章	神秘的蒙面人
130 /	第十七章	祸起萧墙
139 /	第十八章	一夜惊魂
147 /	第十九章	丛林历险
156 /	第二十章	鬼门关前走一遭
165 /	第二十一章	走进世外桃源
173 /	第二十二章	会是外星人的基地吗
181 /	第二十三章	惩治两逃兵
188 /	第二十四章	流氓摇身变情圣
195 /	第二十五章	外星人搬家啦？
203 /	第二十六章	初识外星人
210 /	第二十七章	外星人的游乐场
219 /	第二十八章	争回地球人的面子
228 /	第二十九章	惨遭暗算，又回深山老林
236 /	第三十章	伙伴们要分道扬镳
244 /	第三十一章	死里逃生，终成胜者
250 /	第三十二章	告别

第一章 有着超能力的神秘声音

他想死！没法死。

咕咚咕咚灌下一瓶农药，跟喝可乐似的，爽心透肺，舒畅无比。

拿一把半尺长的匕首，照准心窝一刀下去，没感觉。拔出匕首，皮肉自动合拢，不留一点痕迹。

干脆，上峨眉山顶，从舍身崖纵身跳下，嘿嘿！山间移动的云层像棉絮托着他缓缓下沉，到山腰时拐一个弯，将他送到洗象池。

他彻底糊涂了：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得道成仙了吗？还是脑壳出问题了——那些疯狂的举动不过是妄想而已？

他去医院做检查，一切正常。

从头再来。夜深人静时，他悄悄起床。用一根套有胶管的输液针头在手腕上扎一下，好！好！有痛感。这次不是做梦，不是幻觉。他将针头刺进静脉血管，回血了，胶管红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安安心心躺上床，静静等死。

一觉醒来，窗外已是一片春光。他急忙看地上，干干净净，没一滴血，再看针管，针头还插在肉里，胶管有那么一点点红。

这一下他勃然大怒，扯下针管扔一边，一头朝墙撞去，像撞在渔网上。抡起一块琉璃如意砸头，琉璃碎了一地，他的头毫发无损。

这时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在劝他了：“别玩了！亲！别玩了！”

每次自杀未果，都能听见这句话。前几次他又惊又怕！后来慢慢习惯了。这是灵魂里另一个他在说话。可屡次求死不得，他气急败坏，破口大骂：“你

个狗日的！谁是你的亲？”

那声音像在笑：“哎哟！有失身份哟！亲不是流行语吗？”

“你给老子滚出来！”他气势汹汹地吼道。

那声音回以他一段广东音乐：飘逸洒脱的《彩云追月》。

他霍然警觉：这声音不是分裂出去的他，而是某种不可知的神力，就是这神力在阻止他戕害生命。这神力是吃饱了撑的！管他的闲事干吗？难道自己曾和神力结缘？可任凭他使劲儿回想，他在生活中并无半点奇遇。稀奇古怪的梦倒是做了不少。其中一个印象尤其深刻。

是一个月色清朗之夜，他躺在休闲山庄前一块草地上胡思乱想。眼前晃过一道黑影，有什么东西落在他胸膛上。定睛一看：竟是一只小松鼠。他大为奇怪：这小家伙不怕人，不怕成了人们的盘中餐？

小松鼠立起身子，两只前爪不断晃动，像在和他打招呼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匪夷所思，小松鼠开口讲话了：“亲！能帮帮我吗？”它的声音很轻、很细，像耳边拂过的一丝风。

但他还是听清楚了。不禁又诧异又兴奋：畜生说人话，非妖即仙。看来自己要撞大运了，不入仙界也能进魔界，管他什么界，只要能摆脱眼前这个乌七八糟的界就行。他将小松鼠捧到手上，问：“喂！你是小精灵吗？有什么法术？”

小松鼠说：“我要一个绝对不被打扰的环境，三天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小松鼠不回答。

他记起以前看过的神怪小说：凡畜生要想修炼成仙，必须过三关：水、火、雷！尤以雷最厉害。许多快要修成正果的畜生被雷无情地劈死。当时他颇为感动：这些畜生明知前途渺茫仍不屈不挠争取。它们中也有例外：像《包公传》里写的，一只狐狸精为躲避雷劈，化身为一个小女孩藏进包公怀里。雷若劈死狐狸精，难保不伤着包公。包公可是天降大任的文曲星啊！这就叫投鼠忌器。没办法，雷只得放狐狸精一条生路，任由它跳出畜道入仙道。狐狸精知恩图报，几次救包公于危难。

这小松鼠也是为了躲避雷劈而求他吗？那么他也如包公是什么星下凡咯！他帮小松鼠，小松鼠也会报答他，引他见识天庭地狱。哇噻！真是美哉！快哉！他一阵兴奋，对小松鼠说，他有一处闲置的别墅。他将小松鼠锁进别墅内的保险柜里，绝对安静、安全。

后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记不起了。这个梦是啥时做的也记不起了。好像是前

几天，又好像是前几个月，他思来想去，跑回别墅，打开保险柜，啥也没有。看来真是梦。

这些都无关紧要，关键是死不了，怎么办？这十多天来，他天天去撞死神，死神却和他玩捉迷藏，任他东寻西搜，就是不露面。他心力交瘁，整天无精打采，显得心事重重。

朋友劝他别太累了。但如果知道他一心求死，恐怕全都会瞪大眼睛张大口，蒙了！

因为，他是世人中最没有理由自杀的命运的宠儿。

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家世：爷爷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外公是旧上海有名的民族资本家。父亲是成功的商人，母亲专做慈善事业。他是独子，家族的荣耀和财富都将由他继承。即使他没出生在显贵人家，一样令人瞩目：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，既洒脱豪放又情感细腻，既机敏聪慧又能大智若愚。二十七岁，已经获得了物理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。每一个认识他的人，都会毫不迟疑断言：此人前程无量！

可他为啥寻死？

很简单：活腻了！活得实在是不耐烦了。该享受的、该体验的，统统过了一遍。以后的日子是无数次的重复。多单调、多乏味，一切都事先谋划，然后按部就班，直至死亡。这种生活跟关在动物园的深坑和铁笼里的野兽有何区别？有一种哲学认为，生命不会结束，你在这个时空死亡了，其实就是在另一个时空诞生了。

于是他要提前死亡，去那个未知时空探新猎奇。然而他无法得偿所愿，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阻止他任性妄为。真烦闷啊！

去街上散心，也许运气好，监视他的神力打个盹，迎面飞来一辆醉驾车，他就钻进另一个时空里去了。

春末夏初，一片勃勃生机：小草在阳光下悠然沉思，鲜花在轻风里笑逐颜开，高空的云雀、低掠的飞燕，呵！处处都奏响生命的欢乐的颂歌。

他不觉精神一振，看见广场的一角有几个小青年在炫车技，便凑过去看热闹。围观的人慢慢多了，有些拥挤了。他忽觉裤包有动静，一掌按下去，刚好逮个现行。

小偷二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但很强壮。平头，圆脸，三角眼，大鼻大嘴，一副凶相。

他犹豫了，害怕小偷冷不防给他一刀。现在的小偷全是刀客，行窃不成便拔刀行凶。但他很快放心了。

小偷嗫嗫嚅嚅求饶：“哥！放一马！算了嘛。”

他想闲着也是闲着，逗逗小偷玩也挺有趣，冷哼一声说：“知道我是谁吗？敢打我手机的主意。”

突然，小偷一拳向他面门砸来。

他顿时晕头转向，差点栽倒。

小偷趁机挣脱开跑。旁人还没回过神来，小偷已穿过广场，眼看就要隐身小巷。

他在脸上抹了一把，还好，没血。想想自己何时挨过打，这张亚洲版的“大卫”脸留下的只有美女的香吻。他怒火中烧，拔腿便追。

这一追将看见这一幕的人吓一大跳：这是人在跑吗？比赛马场上的奔马还快呢。小偷刚钻进巷子，他就捏住了小偷的后颈。

还没使劲，小偷已脸色惨白，浑身瘫软，连叫痛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他急忙松手，将手掌翻来覆去地看，心中奇怪：哪儿来这么大的手劲？哼！这家伙装疯耍赖。可细看不像，小偷坐在地上，靠着电杆，耷拉着头，像一只被拧断脖子的鸡。

“跑呀！继续跑！”他冷笑道，甩手打了小偷一耳光，“敢打我！我是谁？！哼！”

小偷斜眼看他，一边嘀咕：“摸包不犯死罪！就算他是警察，也不能把小偷朝死里整啊。”

他又给小偷一耳光，吼：“姓名？哪里人？”

小偷害怕又挨打，双手抱头，缩成一团，连声说他有病，有绝症！经不起打。

他忍不住笑了，口气温和了：“好吧！不打你！说！”

小偷叫王守贵，川南山区人，上成都打工无果，钱粮耗尽，难忍饥渴，不得已做扒手。谁知首次出马就冲撞了警察大哥。望警察大哥念他命不久矣放他一马。

“你真有病？”他很怀疑。

小偷——我们还是叫他王守贵吧——爬起来，一边拍打身上的灰尘，一边很坦然地说，他是潜伏肺癌患者。他爷爷、父亲都是肺癌去世，而且都是四十来岁就死了。癌症会遗传，他也活不了多久的。

他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去摸钱包。转念一想，王守贵用他的钱大吃大喝时还在心里嘲笑他：“瓜娃子！太好骗了。”他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叫王守贵跟他走。

他把王守贵带进一家面馆，对师傅说：“来一斤面，装一盆里就行。”心头说：“你不是饿吗？我今天就来个灌填鸭吧。”

王守贵哪是在吃面啊！他那嘴巴跟抽水机的吸管似的，面条、臊子、汤菜一个劲儿朝他嘴里涌。

下午时分，没有食客，但这难得一见的馋相把面馆的小工、师傅，甚至在里屋打麻将的老板及老板的麻友统统引了出来，个个看得津津有味。

王守贵旁若无人低头猛吃，喝尽最后一口汤，直起腰，喊一声：“舒服！”

他又惊又诧：看来王守贵确实是“饥寒起盗心”。想要戏弄王守贵的心思没有了，他和颜悦色问：“还要吗？”

王守贵连打几个饱嗝，摆摆手。

到了外面，王守贵央求他：“警察大哥，你好人做到底，放了我吧。”

他说他不是警察。

王守贵大惊小怪叫起来：“跑得比兔子快，手劲儿堪比大力士，一定是武林高手。”

他发觉王守贵看着凶恶，其实憨直，还有些可爱。不由得替他担心，问：“那个啥绝症……真的？”

王守贵点头，愤愤抱怨起来：命运真他妈不公！人家美酒美食美女，过得比神仙还舒坦。他呢，一文不名，啥也没享受过。说哪天死就死了。真是恨哪！王守贵仰起头，伸长脖子吼一句：“把我埋在，埋在春天里。”

他笑了，安慰王守贵，癌症不一定会遗传。死也不可怕。他想死还死不了呢。

王守贵哼一声，小声道：“哄鬼哟！哪有死不了的。”

他叹口气：“真的！不信吗？你用刀来戳我。”

王守贵还真的摸出一把小水果刀，比画两下，将刀递给他，说：“算了，我不敢！你自个儿戳吧。”

他两头看看，小巷很清静，没有铺面，尽是围墙，也没路人。便接过刀，撩起衬衣，正要下手，又犹豫了。忽然感到害怕了。不是怕死，而是这种方式 and 这个地方令他厌恶：怎么死的？为了证明给人看他死不了！躺在地上，满身血污，围满看热闹的人。简直有失身份。

王守贵见他迟迟不肯动手，咧开大嘴笑起来：“哈哈！我又不是三岁小儿！忽悠我呀。”

他有些尴尬，想支吾过去。

王守贵却不停怂恿：“戳呀！戳呀！我看着呢。”

骑虎难下。他只得恨恨地一咬牙，朝自己肚子猛地扎去。

砰的一声。小刀像戳在岩石上，断了！

王守贵瞪圆眼睛张大嘴，呆了。

他扔掉刀把，得意扬扬拍拍胸口：“如何？”

王守贵一声怪叫，扑身便拜，欣喜若狂喊：“师父！师父！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”

他不知所措，一边后退一边叫王守贵快起来，若有路人看见像什么话。

王守贵激动地说，他从小爱练武，苦于没师父指点。今天得遇高人，定当拜于门下。恳请师父传授绝世武功。为师父做牛做马，赴汤蹈火，他心甘情愿。

真有意思。他最讨厌舞刀弄棒，对蛮力本能反感。人是智慧和情感的结合体，凡事应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恃强凌弱，绝非君子所为。可现在他却被人看作武林高手，能拳降猛虎、脚踩蛟龙，纯属一个古代武夫。他骂一句：“你看武侠小说看昏头了。”

王守贵笑嘻嘻的，连连点头：“师父教训得对！以后少看书，多练功。”

他一阵心烦，推了王守贵一掌：“去吧！去干你自己的事。”

王守贵大叫起来：他绝不离开师父。他要终生服侍师父。师父若执意赶他走，他只有以死表忠心了。他眼泪汪汪，“扑通”又跪下了。

“糟糕！”他想，“遇上赖皮了。”想了想，摸出一百元递给王守贵：“起来！拿着！好好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。”

王守贵不接钱，又兴奋又神秘地说：要来钱太容易了。接着说出挣钱的方法。

他听得笑起来。觉得很好玩，不妨一试，借以打发漫无尽头的无聊时光。

一小时后，他俩来到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农贸市场。两人并不进市场，而是在市场旁一块空地上扯起场子来。

王守贵一边使劲儿拍手一边吼：“来呀来呀！瞧一瞧啊，看一看啊！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呀。”

下午四五点钟，买菜的、下班的，一拨接一拨涌来。有人停下脚步，看看脸红筋涨、吼得声嘶力竭的王守贵，又看看站在王守贵身后几步远，戴着墨镜、神态悠闲的他，呆了分把钟，皱皱眉，瘪瘪嘴，嘀咕一句：“又在卖啥狗皮膏药哦！”走了。

王守贵吼一阵，见始终围不成人圈，转过脸对他说：“师父！看来你得先露一手。”

他装得气定神闲，心中却忐忑不安，既怕撞见熟人，又怕万一失手，众人起哄，狼狈收场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。

王守贵小声催促：“师父！快！已经有人在看了。”

他摸出才买的水果刀，试着扎肚子，不好！疼！忽然，他感到两条手臂热流汹涌，五指一张一合之间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释放出来。他抓起地上的烂砖头，一捏，粉末砖渣随风飘散。

王守贵像打了一针兴奋剂，一纵半尺高，用嘶哑的声音喊：“各位！各位！这是我师父的神力金刚指！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”

围观的人渐渐多了，绝大部分人对神功持怀疑态度。没一个给钱的。

王守贵怂恿道：“师父！来个你的绝活。轻功！对！轻功！飞给他们看看。”

传来喇叭喊话：“此处不准摆摊设点！立即收拾离开。”几个城管队员拨开人群朝他俩走来，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。

他掉头就走。

拐一个弯，清静无人处，他转过身，一脚朝王守贵踢去，气呼呼地骂：“蠢货！你出的好主意。”

王守贵揉着屁股，怯怯辩解：前几天他还看见有人在那儿杂耍，收了许多钱呢。

谁在笑？是那种幸灾乐祸的笑。看看身边没人啊。他随即明白了，又是那声音。

笑一阵，声音问：“亲！好玩吗？”

他在心头说：“关你屁事！”

声音又笑了，问：“你为啥总想去另外的时空呢？你身边的时空不是挺好吗？”

“管你屁事！”他在心头狂吼。声音叹口气，说：“你立即去××（它说出一个旅游景点），明天那儿会发生特别的自然事件，会有一个多层时空交错重叠的时空隧洞。你会如愿以偿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急忙追问，“你不是逗我玩儿吧？”

声音已悄然远遁。

他还想在心中和声音对话，再无回复。

第二章 困身山洞

半夜时分，他俩到了那个旅游景点。两人都是又困又饿，胡乱吃了点东西填肚子，倒头便睡。他曾想撵走王守贵。可这家伙像一贴膏药牢牢贴在他身上。转念一想：身边有个人使唤也方便，但得给王守贵定几条规矩。第一，装哑巴！他讨厌身边有人聒噪。第二，一切听他指令行事，若要捣乱，立即滚蛋。第三，别叫他师父，他姓张名贤，叫他张哥即可。

两人都醒得很迟。再赖一会儿床，懒洋洋洗漱完毕，已经该吃午饭了。这个旅游景点他来过无数次，每年夏天必定要来住几天。有时心血来潮，不告知任何人，悄悄躲进这儿随便一家农家乐（高档旅馆怕碰见熟人）。独自面对大山，沉思遐想。当乱云飞渡、林涛如雷时，他会异常兴奋，期望大山深处霞光骤起，劈开云雾，直达九天；一仙人在霞光中冉冉飞升，好像在向他招手。虽然明知是一厢情愿的幻想，他仍通身舒畅，快活无比。心中隐隐有种预感，终有一天他会邂逅奇迹，从此摆脱时空束缚，在过去与未来甚至宇宙中自由穿梭。

他叫王守贵先去餐厅，张罗好，想吃啥都行。他要去外边溜一圈，舒展舒展筋骨。

天气晴好，举目望去：蓝天白云，峰峦叠嶂，山风徐徐，鸟语花香。自然界一派安宁和平的景象。它真会发生非常事件吗？他怀疑。想问问那个时隐时现的声音，可感觉不到它。从来都是声音找他而他找不到声音。

午饭后，两人沿着山腰一条小路闲逛。刚走进一片幽暗、潮湿的树林，猛然间山摇地动。两人站立不稳，前后栽倒。

天地搅在一起，你倾我覆，像两个摔跤手在角力，拼命要放倒对方。天在怒吼，地在咆哮，飞沙走石，一片混沌！

神仙打仗，凡人遭殃。两人吓得手脚发软，浑身颤抖，抱紧树干，以免被抛下山崖。

等天地打累了，互相松手，各归原位，遗留下的惨况将两人吓傻眼了。

阴沉的天空有几片血红的云光，像是被大地抓伤或咬伤的痕迹。而大地更是伤痕累累：山峰崩塌、断裂、陷落，形成一道道残岩断壁，几座山挤成一堆，像一个巨大的坟包，原来风光秀丽的山林，转眼变成沟壑纵横的蛮荒之地。

王守贵惊恐地望着他，牙齿打战，结结巴巴问：“张……张哥！咋回事？”

他同样是惊魂未定，全身止不住发抖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强作镇定说：“地震！走！快回山庄。”

原路返回。可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山沟将回山庄的路断开了。朝山庄方向望去，只见黄沙巨石，哪有半点房屋的影子。

王守贵望了望对面沙石不断滚落的山坡，试探着问：“张哥！我们走错了路吧？”

他很清楚没错。只有这个方向是回家的路。其余三个方向均通往深山老林。他想只有沿着沟走，看能不能绕出去。

没走多远，听见有女人的哭声。

王守贵陡然精神抖擞，对他说：“张哥！肯定是女的遭难了，我们快去救援。”

循声找去，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坐在地上抱成一团痛哭。一见他俩，像受了委屈的小孩见到亲人，哭得更凶了。

他蹲下身，费了好大的劲才问明白：她俩的脚都受伤了，别说走，连站起来都困难。

王守贵砰地一拍胸膛，气壮如牛般喊：“没事！我来背！”

他差点笑起来。这家伙一定是看人家长得漂亮，想占便宜。那双小眼睛已经色眯眯地溜上人家的胸部了。

两个女孩止住哭，万分感激地说：她们有救了。

王守贵开始指挥他：“来！张哥！一人一个，背起走！”

他可没这兴趣。什么样的女人他没玩过？但见死不救难免良心不安。想了想，他叫两个女孩脱下旅游鞋，他来查看伤情。

都是脚踝。一个左脚，一个右脚，已经肿得皮肤发亮。他用手掌轻轻按了按，又硬又烫。

就在他按那一刻，女孩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哇！你手好冰！好舒服！”

他又按按，奇迹发生了。包块开始收缩，在他不断按压下，包块消失了，女孩的脚步活动自如。

另一个女孩急忙喊：“我呢！我呢！”

他如法炮制。

两个女孩欣喜若狂，抱在一起又笑又叫，然后一人抱着他一条手臂，甜腻腻地说：“哥哥太厉害了。哥哥不是神仙就是神医。”

他虽然莫名其妙，不知神功从何而来，但已经不以为奇了。他像个大哥哥般宽厚地笑着说：“好了！别闹了！一道走吧。”又回头去招呼呆立在一旁的王守贵，“走啊！”

王守贵满脸沮丧，用怨恨的目光狠狠瞪他。

路上，他问两个女孩：“是学生？还是已经工作了？”

两个女孩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快一年了。她俩有一个星期的假，于是结伴来这个慕名已久的风景区旅游。

他玩笑道：“为啥不带男友？哪有女孩自己出钱旅游的。”

两个女孩有些不好意思，随即就很坦然地说：她俩都没交男朋友。

他不相信，她俩不可能从来没交过男朋友。

两个女孩一下急了，涨红着脸解释：“从前忙于学业，现今忙于工作，一切尚未稳定，哪有精力谈恋爱哟。大学时看见同学们成双成对、卿卿我我，煞是羡慕，也曾动心。但一想到父母千辛万苦供自己上大学，不好好读书去玩感情游戏，心里就有一种犯罪感。想要浪漫一回的心情便烟消云散。”

真是好女孩。他在心中感叹。难怪自己对她们俩印象特别好。

前方传来吵闹声。几个人心中一喜，看来他们不孤单，困在这片山坡上的游客有的是。人多办法多，逃离险境不算难事。

加紧脚步赶过去，看见两个男人在推搡，一个女人横在中间劝解。两个男人一胖一瘦，胖子矮，瘦子高；年龄都在四十上下。女人很年轻，不到三十岁，相貌平常，属于混入人群就不见了那一类。

他冲两个男人吼：“啥时候了！还吵架！”

胖子一把抓住他手腕，情绪激愤地控诉瘦子的罪行：中午，他们在餐厅喝酒，喝着喝着，瘦子忽发奇想，说山庄背后有一片人工栽植的杉树林，林海沿山坡倾泻，直达云雾缭绕的坝子。轻风吹来，绿波起伏，远远望去，如海浪翻卷。去那儿吃酒，岂不是别有一番情趣。他们犟不过瘦子，拎着酒菜来这儿，刚开喝，倒霉的地震就来了。现在好了，他们回不去了。

“这能怪我吗？”瘦子耸耸肩，摊开双手，“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。”

“别叫唤了！”他不耐烦地打断两人斗嘴，问，“你们没去找路吗？”

胖子哭丧着脸说，刚才他们转了一圈，发现不知何时裂开的一条深沟将他们包围了。沟宽五六丈，最窄处也有两三丈，总不成飞过去吧。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：身后的深山老林。

这一下他心情沉重了。

王守贵凑到他跟前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张哥！咋办？”

他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，便对大家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再找找看。”

这一找众人彻底绝望。除了钻进黑森森的大山无路可走。但谁能保证在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中不迷失方向？且不说那里面潜伏着的种种危险。

两个女孩抽抽噎噎哭了。

突然，胖子发出一声怪叫，一巴掌扇在瘦子脸上，喘着粗气骂：“狗日的东西，兴妖作怪！老子要被你害死了！”

瘦子被打得踉跄几步，差点栽倒。他也怪叫一声，双拳乱舞扑向胖子。无奈不是对手，被胖子掀翻在地，揪住他头使劲朝烂泥里按。

女人懒得劝，抄起手站一边自言自语：“打吧！朝死里打！等死不如肇死！”

王守贵看得高兴极了，冲瘦子喊：“瓜娃子！这么笨！快来个懒驴打滚。”

他觉得这两家伙真无聊。不去想法共渡难关，反而互相埋怨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种人能自救才是怪事！他不愿与他们为伍，叫王守贵和两个女孩跟他走。

两个女孩却要他去劝架：“在这非常时刻，大家还是团结一致为好。”

瘦子终于得救了。他那样子极其狼狈：衬衣的纽扣全掉了，露出一条条筋骨；裤子撕破了，露出里面的花内裤。满脸淤泥，嘴角有一抹血。他坐在地上，靠着树干，大口喘气，带点儿哭声骂：“好你个李金全！你不是要我写你吗？老子免费服务！老子要叫你遗臭万年。”

胖子不屑地哼一声：“你真以为自己是作家？后人会看你那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？呸！”

“他是作家？”他惊讶地问。

胖子又唾一口，厌恶地说：“什么鸡巴作家！专门写那玩意儿！不折不扣一个流氓。”

瘦子冷笑道：“你叫流氓给你写传记？”

胖子愣了愣，甩手给了自己一嘴巴：“算我瞎了眼！”转过脸向他诉苦，“兄弟！这狗东西敲诈我十万元不说，还要我陪着他游山玩水，每天晚上要叫两个小姐伺候！他妈的什么玩意儿！”

他想起网上的流行语：文学即垃圾，作家即流氓！不由得对瘦子心生反

感。看瘦子还在喋喋不休，威胁胖子，便厉声喝住：“好了！留点儿精神想办法怎样出去吧。”

商量一阵，决定坐等救援。

下雨了。虽然是小雨，但山风一阵紧似一阵。他们的衣衫都很单薄，在寒风冷雨中禁不住瑟瑟发抖。

他举目四望，想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

胖子看出他的心思，说那边绝壁处好像有一个山洞。

一伙人急忙过去。果然看见一个一米多高、半米来宽的洞口，从高处垂下的枝蔓藤条几乎将它遮了个严严实实，如果不是地震使得山体滑坡撕烂它的伪装，还真不容易发现它呢。

他叫王守贵先进去。

王守贵往后退，嗫嚅道：“恐怕有野兽哟。”

他想了想，捡了几根枯枝，用烂茅草扎成一把，问胖子有没有火机。

胖子说有。

女人从挎包里摸出一瓶“剑兰春”，毫不吝啬地往柴火上淋。

火把点燃了，他将火把伸进洞里晃了晃，没动静。便壮起胆子，猫腰钻进去。

洞口虽小，里面却很宽敞。不知从何处投进一片昏黄的光，使他能大致看清洞里的景象：洞顶有四五米高，呈穹隆形，宽处有六七米，最窄处也有两三尺。洞壁怪石凸起，形状各异。地面还算平整。洞有多深看不清，百米远处隐约有一个弯道，一团橘黄色的光晕在那儿浮动。

他一阵兴奋，连忙招呼大家快进来。

洞里的空气干燥、温暖，像开了暖气的房间。

众人稍感宽慰：不必在风雨中苦熬，可以安心等待救援了。

可大伙儿刚坐下，又不约而同全站起来，他们同时想到一个问题：余震不断，此刻脚下就在晃动，万一山洞塌了，他们岂不是被活埋？

于是争先恐后跑出去。

天色更暗了，雨逐渐下密下大。一阵风吹过，头上的树叶洒下一串串水珠。很快，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。

他何时受过这份罪，心一横，返身进洞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跟一个全进了洞。

胖子和瘦子一左一右站在洞口，看来他俩随时准备窜出去。

他看着好笑，忍不住讥讽道：“你两个在比赛看谁先冲出去吧！到时别挤在洞口动弹不得哟。”